

1968:

THE YEAR THAT ROCKED THE WORLD

撞击世界之年

[美]马克·科兰斯基 著

洪兵 译



1968:

THE YEAR THAT ROCKED THE WORLD

撞击世界之年

[美]马克·科兰斯基 著

洪兵 译

CMS
PUBLISHING & MEDIA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68: 撞击世界之年 / (美) 科兰斯基著; 洪兵译. --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39-0935-8

I. ① 1... II. ①科... ②洪... III. ①世界史—现代史—史料 IV. ① 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3152 号

1968: THE YEAR THAT ROCKED THE WORLD by MARK KURLANSKY

Copyright © 2004 by Mark Kurlansky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 2005 by Random House, Inc.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llantine Books,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5-8130

1968: 撞击世界之年

1968: ZHUANGJI SHIJIE ZHI NIAN

[美] 马克·科兰斯基 著 洪兵 译

出版人 许久文
出品人 陈 昱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5 室 (200020)
责任编辑 李保华
装帧设计 陆 璐
责任印制 王 磊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
B 座 601 室 (100102)
电 话 010-59419778 / 59417747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32.5 字数: 38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9-0935-8 定价: 78.00 元

版权专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80261288

我认为，人民如此渴望和平，各国政府早晚都应该让道，让人民得到和平吧。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959年

会有一个时候，当这架机器的运转变得如此可憎，令你们从心底作呕，不愿再参与……你们必须将你们的血肉之躯扑在齿轮上……你们必须使它停转。

——马里奥·萨维奥¹，伯克利，1964年

这条道路布满险阻……首要的危险是自认徒劳无益，认为面对这个世界上无数的积弊沉疴，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不可能有所作为……然而……当每次有人为了理想挺身而出，或者采取行动以改变他人的命运，抑或对不公进行抗争时，他就撩动了希望的涟漪，而通过来自无数不同的能量和勇气的相互激荡，这些涟漪汇聚成川，足以涤荡最强横的压迫与阻挠。

——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南非开普敦，1966年

我们的规划基于如下的信念，即人类不仅能够认识这个世界，同时也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²，《波希米亚演讲》，1968年5月16日

1 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1942—1996），美国著名政治活动家，伯克利大学“自由言论运动”的领袖，也是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偶像。此处引用的他的演讲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中广为流传。——译注。（下文脚注如无特别说明，皆为译注。）

2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1921—1992），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

我们批评一切使得人民处于被动状态的社会。

——丹尼埃尔·科恩-本迪特¹，伦敦，1968年6月

沉默有时是一种耻辱。

——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²，1968年8月22日

青年运动是史无前例的世界性景观。当局想让我们相信这些年轻人会逐渐平和，到而立之年他们会谋得一份类似广告公司主管的工作——我不相信。那些浅薄无能就靠屁话维持的政府，早已使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人无比厌烦。

——威廉·巴勒斯³，《更好的紫腓狒狒的到来》，
《时尚先生》杂志，1968年11月

这是有魔力的话语：都起来靠墙站着，混账，这是持枪抢劫！

——勒鲁瓦·琼斯⁴，《黑人！》，1967年

1 丹尼埃尔·科恩-本迪特 (Daniel Cohn-Bendit, 1945—)，出生于法国的德国政治家，是1968年5月法国学生起义的领袖，迄今仍活跃在德、法两国及欧洲绿党。目前任职为欧洲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在欧洲议会之党团共同主席。

2 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 (Yevgeny Yevtushenko, 1933—)，苏联及俄罗斯著名诗人，曾公开谴责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他还是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编剧、演员、编辑，并导演过几部影片。

3 威廉·巴勒斯 (William Burroughs, 1914—1997)，“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的创始者之一，因其对毒品文化惊人和反传统的叙述而著称，代表作是《赤裸的午餐》。《更好的紫腓狒狒的到来》是对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大会的报道，在文中一个美国最高法院前法官以紫色屁股的狒狒形象出现，并劝诫示威学生们支持越战。

4 勒鲁瓦·琼斯 (LeRoi Jones, 1934—2014)，又名阿米里·巴拉卡 (Amiri Baraka)，美国著名黑人作家、诗人、歌剧编辑和音乐评论家，著名民权运动活动家，曾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水牛城大学等院校担任教授。他的诗歌等作品因为大量涉及种族、强奸、暴力、同性恋和宗教问题，既广受赞誉，也引发了极大争议。

导言

震撼世界之年

中年的乐事之一在于发现自己曾经是正确的，并且一个人在 17 岁或者 23 岁这种年纪时，远远要比自己所想象的更为正确。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阅读入门》，1934 年

从来没有一个年份像 1968 年，以后也不大可能再会有这样的年份。那时各个国家和文化仍相互独立、形神迥异——1968 年时的波兰、法国、美国和墨西哥的差别远比今日显著——然而却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出现了反叛精神的自燃。

历史上曾经有过其他的革命年代，例如 1848 年，但是与 1968 年形成对比的是，1848 年的那些历史事件局限于欧洲，它的反抗同样也局限于一些相似的议题。作为全球帝国体系建立的后果，也有过其他全球性的事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影响巨大、波及全球的悲剧事件。1968 年的独特之处在于人民针对各种议题进行反抗，其共同之处仅在于那种强烈的反抗愿望、对反抗方式的理解、对现存制度的疏离感，以及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的深切厌恶。这些反抗指向大多数的机构建制、政治领导人和政治党派。

许多反抗活动并非有预谋或者有组织的，往往是通过匆忙召开的会议指挥的；一些最重要的决定则是在兴之所至时做出的。由于运动是反专制的，因此它们缺乏领导，或者只是拥有拒绝作为领袖的领导人。运动的意识形态通常也不清晰，仅在为数甚少的议题上达成了普遍共识。1969年，当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指控八位激进活动分子与1968年芝加哥的抗议示威活动有联系时，阿比·霍夫曼¹作为其中的一员，描述这个群体时说道：“甚至关于午餐我们都意见不一。”虽然各处都在发生反抗运动，但是罕有这些力量的联合；即使在美国曾有过像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的结合，或者在法国和意大利曾有过劳工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结合，但大都是出于一时之需，并且很快就瓦解了。

四个历史因素共同造就了1968年：当时的民权运动新颖而有独创性，形成了示范效应；整整一代人自视与前辈截然不同、与社会格格不入，进而拒斥一切形态的威权；当时的越南战争为全世界所痛恨，而它为所有的反抗者提供了一个理由；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电视逐渐发展成熟的背景中，但其时电视仍足够新锐，无法像今天这样被操控、提纯和包装。在1968年，在当日收看来自世界上另一个地方的电视转播，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技术奇迹。

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并不特别，它当然也不比无数其他的战争更应该受到谴责——包括此前法国在越南的战争。但这次它是由美国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霸权所发起的。当时正值殖民地人民试图通过“反殖民斗争”重建民族国家，此举激发了全世界人民的理想主义；但是当这片贫瘠、弱小的土地在争取独立的时候，却遭到了一个“超级霸权”

¹ 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 1936—1989），美国著名的民权运动活动家、反战运动活动家以及环保运动活动家，是1968年成立的美国“国际青年党”（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 “Yippies”）的发起人之一，尤以策划和组织抗议运动的媒介事件而著称。

的新型实体的狂轰滥炸——美国在这片狭仄国土上投下的非核弹炸弹（non-nuclear bombs），数量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放在亚洲和欧洲的总和。在1968年越战的高峰期，美军每星期的杀戮数量至少相当于“九一一”事件中的遇难人数。虽然在美国、法国、德国和墨西哥的运动中有着惊人的分裂和众多的派系——但是由于美国的霸权和威望，以及越南战争的残酷和不义的性质——所有人都反对越南战争。1968年，当美国民权运动在非暴力的倡导者和黑人权力的倡导者之间分裂，两个阵营还是能够就反对越战保持共识。只要挺身而出反对越南战争，全世界的异议运动就能据此建立。

当异议者们试图抗议，他们知道如何行事，他们知道如何游行和静坐，而这些都拜美国民权运动所赐。从密西西比民权运动的电视报道中他们看到了一切，现在他们迫切希望自己成为争取自由的游行者和静坐者。

对于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代人而言，“大屠杀”还是个新词，而原子弹才刚刚引爆，他们出生在一个与此前截然不同的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的一代人，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中成长的那代人大异其趣，以至于为寻找共同点而产生的龃龉屡见不鲜。甚至，他们对同一个笑话的反应都是不同的。鲍勃·霍普（Bob Hope）和杰克·本尼（Jack Benny）这样的喜剧演员大受老一代的欢迎，对新一代却毫无吸引力。

1968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代主义的年度，而现代主义总是令年轻人着迷，使老年人困惑，但是回首望去，那又是一个古朴纯真的年代。想象一下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和巴黎大学的学生隔着大西洋发现他们相似的经历，然后他们会面，小心翼翼地相互接近，试图找出彼此间是否有共同之处。他们惊愕而激动地发觉，无论是在布拉格、

巴黎、罗马、墨西哥，还是纽约，他们采用的是同样的策略。利用通讯卫星和并不昂贵、可重复使用的录像带等新的工具，电视使得每个人都可以非常清晰地知晓其他人的作为；在人类的经验中，当日在远方所发生的重要事件第一次可以即时传播，这真是令人兴奋不已。

再也不会像 1968 年那样出现如此多新奇事物的年度了。“地球村”是马歇尔·麦克卢汉¹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创造的词汇。这个星球日益扁平化，任何事都不会再像第一次看到在月球上拍摄的照片、第一次听到来自外太空的广播那样使我们感到震撼。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每天都期待新突破的世界。如果还能够造就另一批 1968 年的那代人，那么他们所有的运动都将利用网络，而当他们彼此用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更新时，会被执法部门严密监控。毫无疑问，人们会发明其他工具，但即使是关于新发明的概念都变得陈腐了。

我生于 1948 年，属于痛恨越战和对之抗议的那一代人。我对威权的理解来自记忆的塑造：催泪瓦斯的胡椒味，警察在进攻前不动声色，他们慢慢从侧翼逼近示威者，然后以警棍开始杀戮。我从本书的一开始就表明我的成见，是因为即便到了 30 多年后的现在，我仍认为试图在“1968 年”这个主题上保持客观是不诚实的。在阅读了 1968 年的《纽约时报》《时代》《生活》《花花公子》《世界报》《费加罗报》，一份波兰的日报和一份波兰的周刊，以及几份墨西哥的报纸后——其中一些声称是客观的而另一些则声明其成见——我确信“公正”是可能的，但真正的“客观”是不可能的。1968 年，所谓的“客观的”美国新闻界，远比它自己认识到的要主观得多。

¹ 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加拿大媒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机器新娘》(1951)和《理解媒介》(1964)，是“地球村”“媒介即讯息”等重要概念与理论的首创者，被公认为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

写作本书使我回想起曾经的那个年代，人们能够直言不讳并不忌
惮冒犯威权——而从那之后，已有太多的真相被湮没无闻。

目录

导 言 震撼世界之年	001
第一部 我们怨愤的严冬	007
第一章 1968 年的第一周	009
第二章 与蚊帐争辩的人	037
第三章 令人生畏的浓眉一展	054
第四章 吹进波兰人的耳朵	088
第二部 布拉格之春	107
第五章 在令人憎恶的机器齿轮上	109
第六章 英雄	140
第七章 一个波兰人的绝对律令	159
第八章 诗歌、政治与艰难的第二幕	173
第九章 新国土上的儿女们	190
第十章 瓦格纳式的弦外之音：关于一场时髦和蓄须的革命	208
第十一章 4月里的混蛋	234
第十二章 先生，我们认为你烂透了	278
第十三章 理想之地	316

第三部 夏季奥运会	333
第十四章 禁足之地	335
第十五章 无趣政治的艺术	345
第十六章 肉类加工厂旁幽灵般的警察	356
第十七章 东布拉格之殇	378
第十八章 可怕压力下的微笑	401
第十九章 在阿兹特克人的地方	422
第四部 尼克松的秋天	453
第二十章 秋季学期的理论与实践	455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希望	481
致谢	504

导言

震撼世界之年

中年的乐事之一在于发现自己曾经是正确的，并且一个人在 17 岁或者 23 岁这种年纪时，远远要比自己所想象的更为正确。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阅读入门》，1934 年

从来没有一个年份像 1968 年，以后也不大可能再会有这样的年份。那时各个国家和文化仍相互独立、形神迥异——1968 年时的波兰、法国、美国和墨西哥的差别远比今日显著——然而却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出现了反叛精神的自燃。

历史上曾经有过其他的革命年代，例如 1848 年，但是与 1968 年形成对比的是，1848 年的那些历史事件局限于欧洲，它的反抗同样也局限于一些相似的议题。作为全球帝国体系建立的后果，也有过其他全球性的事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影响巨大、波及全球的悲剧事件。1968 年的独特之处在于人民针对各种议题进行反抗，其共同之处仅在于那种强烈的反抗愿望、对反抗方式的理解、对现存制度的疏离感，以及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的深切厌恶。这些反抗指向大多数的机构建制、政治领导人和政治党派。

许多反抗活动并非有预谋或者有组织的，往往是通过匆忙召开的会议指挥的；一些最重要的决定则是在兴之所至时做出的。由于运动是反专制的，因此它们缺乏领导，或者只是拥有拒绝作为领袖的领导人。运动的意识形态通常也不清晰，仅在为数甚少的议题上达成了普遍共识。1969年，当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指控八位激进活动分子与1968年芝加哥的抗议示威活动有联系时，阿比·霍夫曼¹作为其中的一员，描述这个群体时说道：“甚至关于午餐我们都意见不一。”虽然各处都在发生反抗运动，但是罕有这些力量的联合；即使在美国曾有过像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的结合，或者在法国和意大利曾有过劳工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结合，但大都是出于一时之需，并且很快就瓦解了。

四个历史因素共同造就了1968年：当时的民权运动新颖而有独创性，形成了示范效应；整整一代人自视与前辈截然不同、与社会格格不入，进而拒斥一切形态的威权；当时的越南战争为全世界所痛恨，而它为所有的反抗者提供了一个理由；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电视逐渐发展成熟的背景中，但其时电视仍足够新锐，无法像今天这样被操控、提纯和包装。在1968年，在当日收看来自世界上另一个地方的电视转播，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技术奇迹。

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并不特别，它当然也不比无数其他的战争更应该受到谴责——包括此前法国在越南的战争。但这次它是由美国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霸权所发起的。当时正值殖民地人民试图通过“反殖民斗争”重建民族国家，此举激发了全世界人民的理想主义；但是当这片贫瘠、弱小的土地在争取独立的时候，却遭到了一个“超级霸权”

¹ 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 1936—1989），美国著名的民权运动活动家、反战运动活动家以及环保运动活动家，是1968年成立的美国“国际青年党”（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 “Yippies”）的发起人之一，尤以策划和组织抗议运动的媒介事件而著称。

的新型实体的狂轰滥炸——美国在这片狭仄国土上投下的非核弹炸弹（non-nuclear bombs），数量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放在亚洲和欧洲的总和。在1968年越战的高峰期，美军每星期的杀戮数量至少相当于“九一一”事件中的遇难人数。虽然在美国、法国、德国和墨西哥的运动中有着惊人的分裂和众多的派系——但是由于美国的霸权和威望，以及越南战争的残酷和不义的性质——所有人都反对越南战争。1968年，当美国民权运动在非暴力的倡导者和黑人权力的倡导者之间分裂，两个阵营还是能够就反对越战保持共识。只要挺身反对越南战争，全世界的异议运动就能据此建立。

当异议者们试图抗议，他们知道如何行事，他们知道如何游行和静坐，而这些都拜美国民权运动所赐。从密西西比民权运动的电视报道中他们看到了一切，现在他们迫切希望自己成为争取自由的游行者和静坐者。

对于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代人而言，“大屠杀”还是个新词，而原子弹才刚刚引爆，他们出生在一个与此前截然不同的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的一代人，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中成长的那代人大异其趣，以至于为寻找共同点而产生的龃龉屡见不鲜。甚至，他们对同一个笑话的反应都是不同的。鲍勃·霍普（Bob Hope）和杰克·本尼（Jack Benny）这样的喜剧演员大受老一代的欢迎，对新一代却毫无吸引力。

1968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代主义的年度，而现代主义总是令年轻人着迷，使老年人困惑，但是回首望去，那又是一个古朴纯真的年代。想象一下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和巴黎大学的学生隔着大西洋发现他们相似的经历，然后他们会面，小心翼翼地相互接近，试图找出彼此间是否有共同之处。他们惊愕而激动地发觉，无论是在布拉格、

巴黎、罗马、墨西哥，还是纽约，他们采用的是同样的策略。利用通讯卫星和并不昂贵、可重复使用的录像带等新的工具，电视使得每个人都可以非常清晰地知晓其他人的作为；在人类的经验中，当日在远方所发生的重要事件第一次可以即时传播，这真是令人兴奋不已。

再也不会像 1968 年那样出现如此多新奇事物的年度了。“地球村”是马歇尔·麦克卢汉¹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创造的词汇。这个星球日益扁平化，任何事都不会再像第一次看到在月球上拍摄的照片、第一次听到来自外太空的广播那样使我们感到震撼。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每天都期待新突破的世界。如果还能够造就另一批 1968 年的那代人，那么他们所有的运动都将利用网络，而当他们彼此用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更新时，会被执法部门严密监控。毫无疑问，人们会发明其他工具，但即使是关于新发明的概念都变得陈腐了。

我生于 1948 年，属于痛恨越战和对之抗议的那一代人。我对权威的理解来自记忆的塑造：催泪瓦斯的胡椒味，警察在进攻前不动声色，他们慢慢从侧翼逼近示威者，然后以警棍开始杀戮。我从本书的一开始就表明我的成见，是因为即便到了 30 多年后的现在，我仍认为试图在“1968 年”这个主题上保持客观是不诚实的。在阅读了 1968 年的《纽约时报》《时代》《生活》《花花公子》《世界报》《费加罗报》，一份波兰的日报和一份波兰的周刊，以及几份墨西哥的报纸后——其中一些声称是客观的而另一些则声明其成见——我确信“公正”是可能的，但真正的“客观”是不可能的。1968 年，所谓的“客观的”美国新闻界，远比它自己认识到的要主观得多。

¹ 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加拿大媒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机器新娘》(1951)和《理解媒介》(1964)，是“地球村”“媒介即讯息”等重要概念与理论的首创者，被公认为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

写作本书使我回想起曾经的那个年代，人们能够直言不讳并不忌
惮冒犯威权——而从那之后，已有太多的真相被湮没无闻。